

重慶地方史資料叢刊

《屈原》研究

重慶地方

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

《屈原》研究

曾健戎 王大明 编

重庆地方史资料组

一九八五年十月

望字降臨一轉精笑貌聲容相
信

公任廿一月廿月 由二〇 廿七 廿七 廿七 廿七
原一劇七話老國泰社院

郭沫若

郭沫若为张瑞芳同志题诗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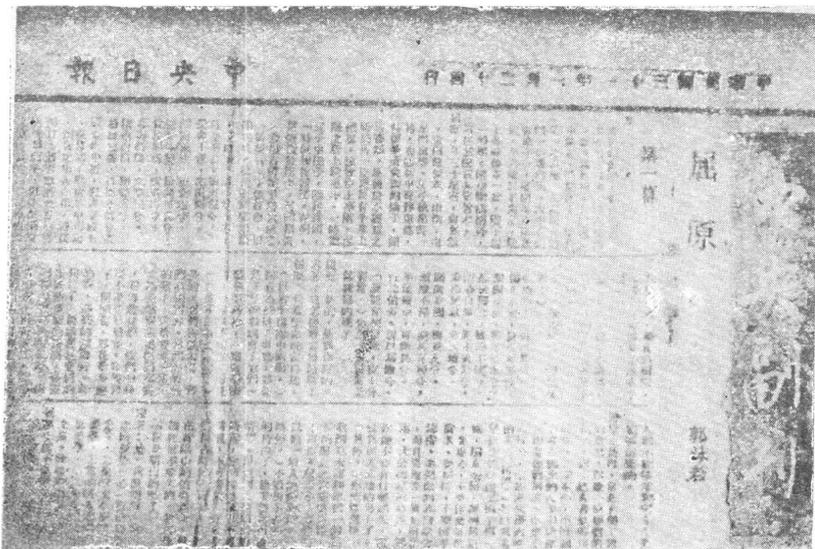


《屈原》初版书影
(一九四二年三月重庆文林出版社)



《屈原·雷电颂》手稿之一

《屈原·雷电颂》手稿之一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屈原》首次在《中央日报》发表



一九四二年《屈原》在重庆演出，张瑞芳饰婵娟（前）、丁然饰子兰（左一）、金山饰屈原（中）、石羽饰宋玉（右二）、周峰饰仆夫（上）。



《屈原》演员和工作人员：左起房勉饰詹尹、辛汉夫（化妆师）、白杨饰南后，金山饰屈原、张尧（美工），张超群（照明）。

序 言

永远闪光的雷电

荒 煤

健戎同志在工作之余编了《〈屈原〉研究》一书，来信囑我写序，我一时兴起，自不量力，就答应下来。我既无研究，又无意重新评论这部著作，而只是对《屈原》这部名著——在郭老的历史剧中堪称不朽的杰作，我怀着深厚的历史感情。

远在四十多年前，正当全世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的激烈战斗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处在一个严重的时期，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妄图消灭新四军，一面用大军包围延安；同时，在大后方疯狂地摧残民主运动，一时乌云浓盖，黑暗重重，确是一个人类究竟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的严重时刻，也是中国人民能否获得抗战胜利，还是在内外夹攻中走向失败的关头。

我遥望重庆，不能不担心我那些三十年代共同战斗过来的文艺战线上朋友们的安全。

但是我突然得到以群、张颖的来信，报导了《屈原》演出的盛况，从字里行间都透露了斗争胜利的热情。而且知道了郭老在写作过程中，戏剧在排练中，以至演出后在《新华日

报》组织评论中，都始终得到周恩来同志的热忱关怀和鼓励。

《屈原》确是一首闪光的震撼人心，冲破黑暗，召唤灿烂眩目光明的史诗和雷电！象郭老在“雷电颂”（《屈原》）里所讴歌的：

“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终于把那反动的雾重庆“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要劈开了！

正如郭老自己所讲的：

“……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俄文译本《屈原·序言》）

也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

“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他自己心中的愤怒，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怒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悼念郭老·戈宝权忆郭老》）

我记不清是一九四二年冬还是一九四三年春，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这首“雷电颂”，也第一次在我心里发出闪亮的火光，使我心情激荡，我夜间久久徘徊在鲁艺窑洞前，翘首仰望那高空的疏稀的星星，我仿佛看到以群、张颖、金山、瑞芳等朋友们都向我投来一双双炯炯发光兴奋的眼睛。

直到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二千二百三十周年的诞辰首次上演《屈原》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在舞台上的演出，我看的那一场，是赵丹扮演屈原。

我依然为那大段“雷电颂”所征服，激动不已。

可是曹禺却对我说，可惜我不能真正体会那时在重庆看

这个戏的感情了。他说那时候，他听到“雷电颂”的每一句诗，都象在心里添了一把火，当时感到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

但是看看周总理，我总觉得他炯炯有神的眼里闪耀着一种奇特的光彩，是激起他在雾重庆的许多回忆，还是在思考，他终于把郭老为首的在雾重庆艰苦奋斗建立起的一支文艺大军带进了新中国，怎么让他们更加热情奔放，展开更加雄伟的想象的翅膀，驰骋在广阔的天地里？

我也万万没有想到，一九七六年春天，我在重庆听到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之后，有一天我在书库清理书籍，我又发现即将清理的重庆土纸印的半本残缺的《屈原》剧本，随便翻翻，我就站在那里读完了这剧第五幕——读了“雷电颂”我顿时觉得热泪难忍，胸口发闷，如象真是被雷电猛击了一下，心头不禁颤慄起来……我至今也无法用文字来表达我的心情，到了发生所谓“天安门事件”之后，我心中除了不能抑制的悲痛之外，又在心中增添了无数的疑虑和郁闷，我真想大声喊叫“炸裂呀，我的身体！”“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我真正渴望有一把剑劈开那笼罩着我十多年来心中的重重迷雾。

“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虽然我劈它如同劈水一样，你抽掉了，它又合拢了来，但至少你能使那光明得到暂时间的一瞬间的显现，哦，那多么灿烂的，多么眩目的光明呀！”……

光明终于来到了，我们党中央终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当我在雨里和十万群众长达几个小时的庆祝游行中，我才豁然开朗，觉得只有此时此境，我才似乎突然对“雷电

颂”有了真实的深刻的领会，也才真正理解了郭老当时创作《屈原》的心境和他刻画的屈原的性格。

我想起屈原在剧中对那个“没有骨气的文人”宋玉讲的话：

“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我好象也只有在此时此境才看到屈原那种伟大气节的精神，象一道雪白的闪电再一次照亮了山城。

几天之后，我接到一封不署名的来信，这位可能相识也可能不相识的朋友在信上说：在他的记忆里，在重庆这个饱经坎坷，艰难岁月里的山城，有过四次“爆炸”：第一次是在《屈原》演出的时刻；第二次是在庆祝抗战胜利之夜；第三次是在毛泽东同志来到重庆之后那些日子里；第四次就是这一次！

他相信并且祝愿我会获得第二次“解放”。并且留下了《屈原》中这两句诗：

“我愿和你做个忘年的朋友。

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

我终于在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又回到了北京。

我始终没有忘记这位大概比我年青的朋友，我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两句诗，没有忘记郭老在重庆黑暗年代气节凛然高举正义的火炬，发出雷霆般怒吼，用《屈原》这部伟大的诗篇，重新点燃了我心灵中的希望之火。所以我说，我对历史剧《屈原》怀着深厚的历史情感。

所以，我也才敢于不自量力地答应为这本《〈屈原〉研究》作一篇不成文章的序言。我真诚地期望更多的读者通过这本著作来研究和理解郭老，他以历史学家的渊博知识，充沛

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昂激越的革命情绪，短短十天之内就完成了这部历史剧《屈原》的壮丽诗篇，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这既是郭老青年时代就热爱屈原这位伟大爱国诗人长期蕴孕的果实，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郭老激于“皖南事变”的义愤，灵感迸发，深感屈原之心而爆发的一场要毁灭一切黑暗的风暴和雷电！

然而他也曾宣告：“我国的屈原，深幸有一，不望有二。”“因为要想成为一个屈原，那儿须得有一幕亡国灭种的惨剧！”（《屈原·序》）当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多年抗日战争锻炼考验的人民，也绝不容许，也不可能再让亡国灭种的惨剧发生！

从《屈原》的写作可以看清郭老创作历史剧的道路，也可以了解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所不能缺少的时代感与生命力，他们不畏强暴，忧国爱民、敢于斗争、光明磊落的性格是和他们的诗情才能浑然一体，断然不可分裂的。

只有这样的诗人，才能在黑暗重重的天地里发出震撼人心的闪电，给人以光明！

《屈原》历史剧就是四十年代时期召唤光明的雷电。然而，也是永不消逝的雷电！

因为，我认为在这场雷电声中，闪光影里，也有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领导者——周恩来同志的宏伟的声音，也闪现出他那光明磊落、坚贞不移的崇高品德的光芒！

因此，《屈原》这部壮丽的史诗，是我国革命文艺史上永远闪光的雷电！

一九八四年五月的一个凌晨

前 言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郭沫若同志，以其高昂的革命激情，历史学家的渊博知识，惊人的创作伟力，在短短十天内完成深受中外爱国者赞颂的千古名篇——五幕历史剧《屈原》，绝非偶然之事。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他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力主团结，反对侵略。他为求得祖国的统一和繁荣昌盛，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实现他的主张和他的理想。他那不屈不挠为追求真理而斗争、而献身的崇高爱国精神，数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景仰与尊重。

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很自然的为郭老所喜爱和崇敬，正如郭老在《屈原·自序》中所说：“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小时候就爱读他的作品。”故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他路过汨罗江，便写了《过汨罗江感怀》的诗篇。

但是，当初他并不理解何以屈原一定要死。其后经过不断研究，才认识到“屈原的自杀是殉国并不是殉情。”而且认为“屈原是不好自比的。尤其是以国家民族为口头禅的人更不好以屈原自比。”他说：“因为要想成为一个屈原，那几须得有一幕亡国灭种的惨剧。”所以他不希望我国有第二个屈原。

然而，郭老对于屈原的认识和研究并未因此却步，经过

他不断研究之后，他充分地肯定了“屈原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拜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对于国族的忠烈和创作的绚烂，真是光芒万丈，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关于屈原》）

四十年代初叶，全世界人民处于反法西斯的激烈战斗中，正进行着人类走向光明的斗争。这时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当时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另一方面蒋介石为进行投降卖国政策，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妄图消灭新四军。同时猖狂地摧残民主运动，迫害进步文艺工作者，使文艺家的创作失去了自由。当时中国的大片国土已被日本侵略者霸占，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遭受着重重压迫，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正是处于“亡国灭种的惨剧”中吗！

郭老自己在《俄文译本〈屈原〉序言》中说：“我写这个剧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送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到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这就充分地证明了郭老对屈原研究之精，认识之深，同

时也回答了历史剧《屈原》其所以能迅速完成，就在于一方面屈原那种不畏强暴，坚持斗争，至死不屈的爱国精神和光辉形象，为郭老孕育多年临于分娩；另一方面也是时代使然。故而《屈原》在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郭老笔下就应运而生了。

《屈原》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人民处于窒息状态的环境中诞生，实则它就是从郭老胸中凝聚多年而迸发出来的伟大的诗歌，它是震撼的雷、耀眼的电，也是在党的南方局领导下，代表千百万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申斥，是最强烈的生命的呐喊。

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雷电颂》）也不可能写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他自己心中的愤怒，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怒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戈宝权《忆郭老》）

人民最能分辨是非，最能评判功过，他们的爱憎十分鲜明。当着民族处于灾难临头之际，谁是民族利益的维护者，谁是民族利益的危害者，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中国共产党人为着民族的利益，前赴后继地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而国民党反动派则与此相反，他们不是同人民的敌人斗争，却把矛头指向民族利益的维护者——共产党人、进步的人民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

所以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人民利益，表达人民心声的历史剧《屈原》，以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演出后，有如晴天霹雳震动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犹如黑夜的闪电，给人民以巨大的光明。当时处于最黑暗的山

城人民以及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无一不深受教育，深受鼓舞，无一不感到人民有了希望，民族有了希望。

可是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总是斗争着的。人民高兴的事，人民的敌人总是要起来反对的。《屈原》上演后，国民党顽固派便惊恐万状，一些御用文人也跳将出来胡诌什么“失实”……而出自郭老这样一位革命家、爱国主义者，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文学家之手的《屈原》，是在于“发展历史的精神”，借屈原之口来控诉当时的黑暗统治，反映人民的愤怒和呼声，具有极为强烈的时代精神。所以任何诋毁，都无损于他的光辉。正如郭老在一九五〇年回忆《屈原》发表与演出时的情景说：“剧本的发表与演出，从进步方面都收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欢迎，而从反动方面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弹压。然而中国的时代进步得很快，仅仅八九年的期间中国已经成为人民的中国……这样的剧本在今天来看，就仿佛是莎士比亚时代的作品了。”《俄文译本〈屈原〉序言》

至于《屈原》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艺术成就，以及演出效果与影响。于伶同志概括得很好，他在《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说：“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九四二年，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唯物主义史学家、伟大的诗人、剧作家、文豪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演出，这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戏剧史上是一次空前的辉煌灿烂的盛举！一次从写作到演出在周恩来同志关怀下的战斗的业绩！一座戏剧艺术的高峰！论演出：导演的艺术构思，演员的表演艺术，大交响乐伴奏《雷电颂》，以及舞台设计等等，在当时都是最高的成就。论剧作，爱国的、战斗的历史剧本，我国

众多的剧作中间，至今还没有一个人一个作品能望郭老《屈原》的项背，遑论能攀登与逾越这个高峰！”

在郭老的文艺创作生涯中，如果说《女神》是他的第一个高峰，那么《屈原》则堪称第二个高峰。因为没有高昂的革命激情，饱满的爱国热忱，是写不出象《屈原》那样伟大的作品的。

郭老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宝贵财富，实在值得我们去研究；研究他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研究他精湛的艺术遗产。

《〈屈原〉研究》一书的编著目的，就在于希望能给研究郭老及其历史剧《屈原》的工作者，以及抗战文艺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九八五年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将召开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郭沫若在重庆”，谨以此书献给大会，并表达我们对郭老的无限崇敬和怀念。

编者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序 言	陈荒煤 (1)
前 言	(1)

一、郭沫若论《屈原》

我怎样写《屈原》	郭沫若 (1)
屈原的艺术与思想	郭沫若 (8)
屈原与螯雅王	郭沫若 (19)
一字之师	郭沫若 (26)
南后郑袖	郭沫若 (28)
《蒲剑集》后序	郭沫若 (30)
《屈原》校后记	郭沫若 (33)
学习屈原	
——郭沫若先生访问记	孙 东 (34)

二、《屈原》及其在重庆演出

读《屈原》	罗 荪 (42)
读《屈原》剧本	孙伏园 (45)
最适宜写《屈原》底剧作者	S· Y (47)
徐迟关于《屈原》的来信	徐 迟 (49)
片断的小言	
——读《屈原》后偶感	方 殷 (53)
《屈原》读后	潘子农 (55)